



节气里悠长的温情

——读华丽《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系列散文

书评



石磊/绘

董赴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节气里悠远的耕耘与收获，现实里丰盈的忙碌和变奏，温情脉脉的质地，在四季轮回里多了丝丝缕缕的颤音。华丽撰写的《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系列散文，串联起触手可及的绿意和冰雪，在葱茏夏日和蓬勃金秋里，培植出意味深长的文化醇度。

诗歌里的人文怀想

缸里的雪里蕻、豇豆，浮着水沫；屋檐下串挂的辣椒红彤彤的；灶台铁锅里麦粒上下翻滚；笼屉里蒸腾的槐花饭飘出香味；浓荫里的桑葚颜色有的奶白，有的深黑，有的紫红；餐桌上，放着裹着鸡蛋、土豆丝的春卷，酱黄瓜、辣萝卜条、糖醋蒜和剁椒酱；屋外是漫天大雪，屋内是一炉炭火……这就是作者笔下的四季人文。

“吃过春饼，再嚼几块萝卜，把春紧紧地咬在口中，把吉祥和幸福咬进岁月，咬进新一年的每时每刻。”“干渴了一冬的大地，枯萎了一冬的草木，像岸边的鱼儿终于盼到了清澈的溪流一般，全都张开大嘴，贪婪地吮吸着甘甜的水。春雨蒙蒙，似有似无，如远山含烟，如迷雾笼罩。”“不过，最惬意的，还是傍晚去院里纳凉。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就这样，作者把环环相扣的习俗、诗词与人事、花事融合到一起，写尽了芬芳的怀想，古典的人文。

回望乡村的脉动

华丽的作品娓娓道来，以平常的事物晕染潺潺的乡愁与回望。“每到此时，勤劳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套上耕牛，扛起锄头、铁锹、砍土钎，走出户外，奔向田野。乡间的小路上，拉着牛粪羊粪的毛驴车、手推车，你来我往地穿梭着，其间还混杂着鞭声、吆喝声，一片热闹的景象。”“母亲采回来的茶叫谷雨茶，也称二春茶。此时的茶树，经过了一个冬季的休养生息，又被充足的雨水滋润、滋养，芽叶生得更加鲜嫩肥硕，香气怡人。”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回望乡村。“槐花的香味儿，纯正浓厚，芬芳馥郁。入室后，缭绕不绝，经久不散。清洗过槐花的水，荡着一股香味儿；蒸着槐花的笼屉，升腾着袅袅香气；甚至连摸过槐花的手，也留下一缕馨香。夜里躺在床上，枕着怡人的芳香，感觉整个人都被槐花拥入了怀中，连梦中都充斥着槐花的香味儿。”华丽的散文以土地河流为经，风俗人情为纬，织就一幅祖国西部锦绣的地域长卷。骨子中坚守的乡土情结，对农耕文明的敬重和承接，在作者细腻灵动的笔下，徐徐展开，氤氲出绵长飘逸的云烟与禅意。

味蕾上的百态生活

在华丽的笔下，新鲜富有嚼劲的片段，隐没在古籍中的心灵点滴、现实里多样的蕴涵和扬弃，泊在时间的味蕾上，散发着酒酿的醇香。“小满，是四季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留给万物的，是未饱和的空间，是向上的节律，是小有盈满的张力；而留给人们的，则是希望，是期待，是更多的欢喜。”“开镰的那些日子，母亲天不亮就要起来生火做饭。这时的早饭不能再像平常那样随便喝点苞谷糊糊或是吃碗汤面条了，而是要吃得扎实一点，比如米饭、馒头一类……随着镰刀触及麦秆发出的第一声脆响，忙碌的夏收正式拉开了序幕。”日子，不再是抽象的符号，它从田间、泥屋、篱落走入读者的视线。“雷阵雨是夏至之后的另一道风景，尤其对于天干地燥、风沙较多的南疆地区来说。它没有春雨那么细密，也不似梅雨那般缠绵，有点像新疆人的性格，耿直、豪爽、快言快语。”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系列散文文笔清婉朴实又酣畅淋漓，作者对文本结构的深度探索，对行文节奏的把握，都十分准确。她与四季、节气对话，从日常中汲取阳光、温度、色彩，书写着生生不息的爱与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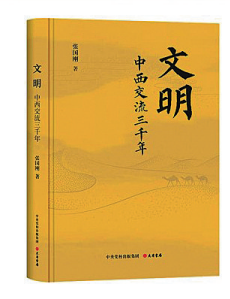
本书收录了9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的对谈，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中国山水画传统。对谈山水画，既是解读前人也是阐释自己。进入对话，随经典画作穿越千年，溯源中国人的审美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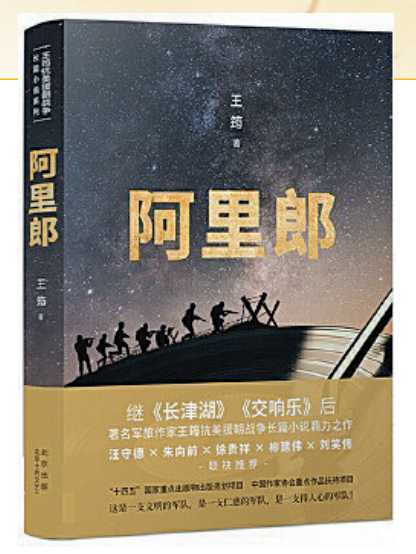
本书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的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作者于行文落笔之处，既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亦注意科学与技术相互之间的关系。读者随着作者的思想奔腾跳跃的同时，会从这本书中学到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脑洞大开，从而发现科学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



《包浆》是一部以紫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古蜀镇古南街紫砂收藏世家葛家三代的故事为主线，渐次展开制壶、鉴壶、藏壶的故事，展现了数百年紫砂工艺史和文化发展史，描绘出数代人接续创造、守正创新的艰辛历程。小说语言娓娓道来，舒展自然。



中华文明的繁荣延续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该书自先秦而至明清，自内陆而至海洋，追寻先人足迹，通过穆穆王西巡、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徐光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等记载，讲述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对人间大爱的深情礼赞

——评长篇小说《阿里郎》

柳建伟

军旅作家王筠的长篇小说《阿里郎》，把笔墨集中在战争中的普通参与者身上，写他们在战争行进过程中和战后漫长生命过程中的人生际遇。

小说围绕沂蒙儿女赵玉兰、朱仕旺和瘸子刘三的人生轴线展开。如果不是遇到战争，赵玉兰和朱仕旺会按照长辈的意愿结婚生子，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刘三的腿大概也不会被冻伤截肢，也会娶妻生子，过一辈子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在他们的青春年少之际，恰逢抗美援朝战争，于是他们的人生就变得无法平凡了。赵玉兰17岁那年，独自一人参加支前大军。她随着部队转战，成为鸭绿江对岸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营所即“联合国军”战俘营的编外医护人员，协助战俘营的军医，为美、英等国的数千名战俘提供医疗服务。朱仕旺23岁时参军，一出沂蒙山，就被国民党军抓到了队伍里，没过多久就了解放军的俘虏，并再次加入他心心念念的人民军队。两年后，已是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朱仕旺，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因有立功表现，调到碧潼郡战俘营担任翻译。在这里，他与失散多年的赵玉兰意外相逢。他们在战俘营的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赵玉兰对美国二等兵皮特·路德的关怀，让战俘见识了中国文化以德报怨的广阔与博大。战争结束，22名在战俘营生活了三年、英国大兵，执意选择到中国生活。饱受美国种族歧视的皮特·路德还坚持娶赵玉兰为妻。因为皮特·路德的执着，也因为赵玉兰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他们俩正式结为夫妻，赵玉兰的传奇人生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而后两人又经历了分离，最后在赵玉兰和皮特·路德90岁时，他们隔着太平洋，通过微信视频团聚了。

作者塑造了血肉丰满、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人物赵玉兰，她在受到不可抗拒的外力打击时，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仍然能用广博的爱帮助更弱小的人活得坚强、精彩，活得有尊严。作者用赵玉兰的传奇人生，完成对人间大爱的一次深情礼赞。

小说中，作者将目光和视野由战时转入战后，书写了“联合国军”战俘营这一极不平凡的特殊战场，视觉新颖，题材重大，站在人性的角度，融入作者对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的思考，在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具有独特的人文向度与现实意义。

《阿里郎》的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描写了沂蒙山的自然风俗和朴实善良的沂蒙山人。大量沂蒙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沂蒙山区日常生活的风俗再现，犹如一幅或浓或淡、泼墨而成的画卷徐徐展开。它们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更是人文的，因此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王筠在沂蒙山区工作生活过20多个年头，如今虽然已经定居京城，但仍然时常回到沂蒙山区，甚至把自己用于写作的办公室也安放在沂蒙山的沂河之滨，心中的沂蒙情结可见一斑。在他的笔下，沂蒙山人胸怀宽广，性格丰满，有情有义，有血有肉。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沂蒙情怀，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别样风格。

据《光明日报》

悦读 人生 与书相伴 馨香漫溢

许新杰

关于读书，最喜欢陈继儒《小窗幽记·集灵篇》中的一句“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这一句说的，不仅是读书时的感受，更是读书所能达到的境界，随处静心，专注生活，不骄不躁，心平气和，去欣赏生活中的每一缕馨香。

我是一名老师，我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读书的魅力。我允许我的学生不爱学习，但不允许他们不爱读书。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我读书的故事，以及读书给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的变化。读书让我活成了我喜欢的样子，即使经历再多苦难，我依然热爱生活，不抱怨，不世故，坚守初心。我这样的“现身说法”让我的学生感到亲切和真实，很容易接受。

我常常回忆童年时一家人在马灯下围坐读书的日子。那时，虽然生活贫困，但父母却每月都订购杂志回来，大家一起读。每日的劳作后，一家人围坐一起，各自读书。虽然居室简陋，空气清冷，灯光微弱，但我们的内心却充满了温暖、富足和光明。

有时想，要是独自拥有一间书房，房门一关，唯有自己与书，清静干净，那该多好。后来觉得，这样的想法依然太过形式，其实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书柜，只要那些书籍有安放之处，也就觉得心安了。如同一个人，天地之大，总要有个栖居安放自己的身体。至于读书，随处都可以，床边、窗前、榻上、几旁；也随时都可以，时间短了顺手翻翻，时间长了仔细看看。有些书，每看一遍都不禁感慨万分、潸然泪下，例如《平凡的世界》；有些书，只读几行就会醍醐灌顶，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哪怕是某一杂志某几句话，都似乎冥冥中自有的安排，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等着你，顺手翻开一页，就会有某一句话恰好吻合了你当时的心境，指引了迷津，顿时感觉风清气朗、云开雾散。感谢书籍，倘若没有书籍相伴，人生中这样多的迷茫和困惑，要怎样去面对，怎样去解脱呢？那么多的心绪，又将何处安放？

岁月匆匆一路走来，有书籍陪伴的日子，让所有的难过都不再难过，所有的孤独都不再孤独，所有的心结都依次解开。读书，使人常怀自省，心胸开阔，心性豁达；读书，让我们心灵纯洁，心思纯正，长久保持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心，感受人生万象、世间净土。